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南通史话

木村 题

(6)



南通史话

第六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政协南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南通县人民政府编史修志办公室 编
一九八五年七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敌伪暴行录

- 日军第一次侵占金沙前后 王孟仁 口述 季子 整理 (1)
- ✓日本侵略者当年在老四区的罪行 严际中 (5)
- ✓日军在兴仁镇的烧杀 朱章民 (9)
- 日军轰炸石港镇、 吴仅唐 (10)
- 石西“二十三个半”惨案 戴礼 (12)
- 夏俗女伶被劫持真相 易敬青 (15)

国民党军队抗战史

- “血战刘桥奏奇功” 宋建人 (16)
- 一一记“通挥”独立大队的刘桥战斗 整理
- “通挥”在李观音堂的战斗 蔡麟卿 (19)
- 翠如桥北痛歼日本侵略者 吴家侃等 口述 (21)
- 文林 整理
- 税警团在骑岸南的一次阻击战 曹汉延 张俊才 (24)
- 张学琳
- 常备十旅连战事石河畔 李泽民 亢锦山 (26)

白头遥忆请纓时

朱启寅 (28)

——回忆抗战初期在常备五旅

共产党领导军民抗战

击毙日酋保田大佐

陶勇 遗作 (32)

龚乐天 整理

黄海边上打飞机

蒋宁 (39)

阖家庵伏击日军汽艇

王培中 (51)

壮烈的严家园战斗

姜杰 (53)

“南通报”的一份宣传品

——发动群众坚持反“清乡”的 韩隽 (55)

《警世文》

忆抗日战争中从事财税工作

李兆清 口述 (58)

瞿焕勋 整理

“雪耻布”

成有才 张泽旗 (31)

超妙乡的抗日斗争

顾玉麟 (61)

虎穴锄奸

邱尧星 (67)

王广余机智惩奸

龚明久 (70)

农民歼敌与日军寻尸

朱漱梅 (72)

石港镇“良友剧社”

杨谷中 口述 (73)

戴国荣 整理

记天后宫平潮中学

钱思平 (75)

忆曹品珊先生

卓宗淦 (79)

日军第一次侵占金沙前后

王孟仁 口述 季子 整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8日（即农历七月十三），日机轰炸了南通城西门外的基督医院，战火愈烧愈近。我当时担任金沙镇镇长，忧心忡忡。镇上人心惶惶，唯恐遭到日机空袭。经过区长秦敬翔和金沙公安分局局长邢征远分别开会动员，各家各户都动手挖简易的防空洞，区公所还在北山后的土墩上搭起很高的瞭望台，用以对空观察，一旦日机来临，便发布防空警报，好让镇上居民疏散、隐蔽。镇上所有房屋的外墙，一律粉刷成灰黑色，据说是为了避免反光，减少目标。后来，认为土墩上搭瞭望台，容易暴露，不够安全，便选择北山大殿前的两棵高大银杏树作掩护，在上面搭台瞭望。

自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原先靠上海供应的货源中断，由此影响到物价腾腾飞涨，加之农业歉收，金沙四乡开始发生饥荒，不少饥民流浪金沙街头。当年年底，金沙商会议定：由商会出钱买米，交商会会长、“刘天顺杂货店”老板刘镜清主持，在镇公所（设城隍庙内，即今招待所）门口向饥民赈粥。四乡饥民闻讯蜂拥而来，结果出了问题。农历除夕（1938年1月30日）清晨，因饥民众多，拥挤不堪，将城隍庙前的照墙挤倒，饥民13人惨遭压死。这是金沙镇沦陷前的一起惨案。刘镜清为此丢掉了商会会长职务。这起血案，归根结底，也是由于日军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

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了南通城，国民党县政府迁来金沙。不久，因金沙距商南通城很近，又有公路直接相通，

难保安全，县政府便下令拆除金通公路上的所有桥梁，并将政府机构迁往北兴桥。这一来，镇上大户人家也纷纷将家眷及重要物件送往乡下，寻找认为安全的地方歇脚躲避；留在镇上的也作好“跑反”准备。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3月底，由区公所主持日常事务的顾佐卿出面（区长陈芷蕃离开金沙），在镇公所里召集地方知名人士及商会人员议事，商量应急措施。那天到会的约有二十多人，姚味香、孙敬、刘镜清、孙瑞清、吴达三、邱佩香、杨蔚宗、汤固生等都在座；我是镇长，当然也参加了；还有何润章，他是县公安局长（后来接香彭龙骧任县长），人家称他“何大肚子”，也在场。会上谈到最好要弄清日军有没有侵占金沙的企图，以便对付，决定派汤固生和邱佩香赴通探听消息。此外，还议定各家商户现金各自封存、妥藏；规定发给商店职员逃难费每人四元，并商定主要各户逃难的落脚地点，以便互通音信。我的落脚地点是林家店，距金沙镇八里多路。

当时议定派汤、邱二人赴通探听消息，因为汤固生与薛郢生有谊，从薛那里可以获得比较可靠的消息（薛已是南通维持会长）；邱佩香为人很机灵，善于应答，人称“八面玲珑”。隔了两、三天，汤、邱二人回到金沙，报告说：“日本人近日要米金沙。”一时大家不知所措，只好准备逃难下乡。又隔了两天，杨蔚宗告诉说：“据确实消息，明天日本人要来金沙。”听到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镇上人走了大半，街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未出走的是各家商店中留下来的比较胆大的看店的，还有一时舍不得抛弃家产出走的老年人，商会也留下几个人员。那天傍晚，我感到形势逼人，也出发去林家店暂避。走到街上，看到“何大肚子”脚着马靴在街上走着，他是国民党县政府中最后离开金沙的一个。

第二天，也就是3月27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日军真的入侵金沙了，我躲在孙家底，距金沙较近，随时可以听到镇上传来的消息。那天上午九点多钟，日军三十多人，由小队长竹林高桥率领，从南边城取道侯家油榨、由东洋桥侵入金沙镇。镇上居民一听到消息，立即关门闭户。原商会会长孙瑞清以及汤国生、杨蔚宗、邱佩香等“代表地方人士”至东洋桥下与日军相见，安排日军在附近的“施源兴木行”吃中饭，夜晚住宿在花行桥里的“高德兴花行”。当天日军没有进入里街。

28日上午，由孙瑞清、汤国生等领路，日军小队长竹林高桥去“拜会”孙傲，要他出山维持地方治安。孙傲辞以“年事已高，不能当此重任”。事有凑巧，正当竹林修谈“维持地方治安”之时，商会伺应伙王三正被日军枪杀。原来有四名日本兵闯进商会（龙王庙内，今服装厂附近），强令王三取下悬挂在壁上的孙中山遗像，王三摇头认为不可。一名日本兵上案桌，将镶着镜框的孙中山遗像摔在地下，王三正想上前抢夺，被身后的一名日本兵开枪打死。这是日军入侵金沙后的第一起血案，戳穿了侵略者“安抚百姓”的无耻谎言。镇上居民对王三之死是很悼念的。

侵略者另一起暴行也激起居民的愤慨，那就是日军发现北山大殿前的两棵银杏树上有瞭望台，立即放起一把火。可惜得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两棵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古银杏，也连同瞭望台一起烧毁。从此，“北寺双林”这一古迹也就无影无踪了。

日军入侵后的第四天（3月31日），汤国生出任维持会长，孙瑞清、杨蔚宗、邱佩香等都成了维持会中的“红人”。那天上午，他们分头领着日军挨家挨户叫人开市营

业；一个叫张林的郎当汉提了只铜锣，在街上边敲边喊：“下午两点钟，在北校开会，一家去一个。”居民十分鄙视此人，由此给他取了个绰号：“下午两点钟”。会是在孙氏校园外的操场上开的，到的人并不多。会上，先由日军小队长和翻译讲话，然后由“汤二胡子”（即汤固生）说话，无非是奴言媚语，进行欺骗，要大家当“顺民”。

日军入侵金沙一个星期以后，我看看没出多少问题，便从林家店回到金沙家中。一到家，就去找邱佩香，因为他就住在我家北边，也算邻居。邱佩香告诉我：那天和汤二胡子去南通城薛郢生家中，薛郢生责怪他“怎么才来”，接着就去内室说话了，将他一个人撂在客厅里。显然其中有秘密。后来，我还听说日军入侵金沙、汤二胡子出任维持会长，都是汤固生在南通和薛郢生谈好的。至于竹林高桥去拉拢孙骥，因为孙是金沙耆宿，又防问过日本，拉他出山当然更好，要比汤更能笼络人心。在孙骥推辞以后，汤二胡子当然是求之不得。然而此人虽为清末秀才，又有一片“双城布庄”，但声誉不好，无怪镇上人都叫他“汤二胡子”。

日军侵占金沙以后，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4月12日，游击队在镇四周“乒乒乓乓”打了一夜枪，15、16两夜，也是枪声不断。日军和维持会的人都被搅得心神不安。到4月24日（古历三月二十四），日军感到力量单薄，不得不从金沙撤退；汤固生、邱佩香、杨蔚宗都跟着日本人去了南通。孙瑞清只身外逃，在姜灶港附近被游击队打死。

计算起来，日军于3月27日入侵金沙，4月24日自金沙撤退，第一次侵占金沙时间总共不过29天，汤二胡子搞的“维持会”就更短，真是人们所说的“短命鬼”。

日本侵略者当年 在老四区的暴行

严 际 中

南通县老四区，指1934年原四安区和原西亭区的岸内部分，这个区内的主要集镇有四安、西亭、阚家庵等。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这儿的暴行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李观音堂变为瓦砾场

李观音堂是个有二十多户的农村集镇，地处老四区的最前沿，距日军侵占之南通城仅十五华里；它的北面就是阚家庵，有老运盐河相通。

1938年夏天，从南通城下乡“扫荡”的日军，在这儿遭到“通挥”部队的伏击，伤亡较大。第二天前来报复，“通挥”部队早已转移，日军便将李观音堂南面的张姓全国约十七间房屋全部烧光，家具也同化灭烬；幸人们闻警早已离开，免遭杀害，但已无家可归。不久，日军再次前来骚扰，放火烧了蔡麟卿家花行、沙一余家纱庄等房屋二十六间；西安桥西堍胡克仁家的房屋也同时被烧毁。农民王三寿为了保护耕牛，被一日本兵连戳五刀，倒在血泊中；李连瞎子为了不让日本兵捉鸽子，也惨死在侵略者的刺刀下。

以后，日军每次到李观音堂，总要四处搜索，杀人放火，先后七次，烧毁这个小集镇河东、河西的全部房屋，计二十多户一百六十多间；李观音堂西一里多耿家小桥附近的董家木行、天主堂、还有瑞芝桥西汤、刘、黄等姓的园宅，也全被付之一炬；董家木行的店伙王寿瞎子和井侯被用刺刀戳死。

李观音堂，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成为一片瓦砾场。

阙家庵成为人间地狱

阙家庵位于四安镇之南，老运盐河自西亭西流经过这里，镇东梢有四安通兴仁的大路（后扩建为马路），因此，是个水陆交通的小码头，颇具集镇规模。

1938年秋天，镇上居民听说日军从李观音堂向阙家庵来了，纷纷下乡躲避。侵略者一到西街头斗香台，便朝乡下开枪，打死了农民蒋洪顺。进街以后，用刺刀戳死粮行店伙蒋四老虎和门三侯；有几个未及转移的妇女，都被强奸了。日军抓住豆腐店的汪琛查问：“你的做什么的？”汪回答说：“做豆腐的。”日军头目立即吼叫：“啊！做队伍的？刺拉刺拉。”便命令部下将汪琛戳死。然后又在庵东头打死一个姓葛的农民。在离开之前，还放火烧了阙庵小学、老观音堂尼庵和姚永年家的房屋，一时烈焰腾空，浓烟滚滚。

1942年夏天，日军在阙家庵构筑据点，东西街都筑起碉堡，阙家庵顿时成为人间地狱。日军天天下乡“清剿”，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民主政府庵西乡指导员汪克厅、谢坝乡指导员张××先后被杀害；县临时参政会参政员朱东本被毒打后负重伤，不多时便去世；税务干部朱少卿被捕后身受重刑，死于碉堡之内。四安镇小押当店的小开葛兆本，被日军戳死在四安南街头；一个青年在四安镇理发，才剪了一半头发，日军误认他是民兵，结果被带到戚家桥戳死。日军还绑架一些无辜群众，关押在东街碉堡内，连水也不给喝，勒令交出巨款。被押的人干渴得无法可忍，竟交换小便以解渴。庵西一个老人曹品三被迫交了二千元才得放回，但已面无人色，浮肝不能行步。1944年初夏，日军荒叫人在碉堡河东挖了一个坑。然后从碉堡里带出十一个人，逼令他们立在坑

边，接着便举起刀向人们连砍，十一个人立即倒入坑里。在进行集体屠杀以后，日军还将人头挂在桥头“示众”，借此恐吓。

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侵占阚庵家和严家园的日军差不多每天都要来来去去，每经杨港桥、陈家桥一带，总是沿途抓人，肯出钱的得放，没钱的就遭杀害，几乎没有一天不杀人。1945年5月，日军撤离阚家庵时，将碉堡门紧闭，然后放了一把火，将被押的五、六十人烧成一堆肉团。如此暴行，世所罕见！

西亭一带人民惨遭浩劫

西亭镇，地当老运盐河与串场河交汇处，北通石港，东连金沙，西去阚家庵、南通城，南面有陆路通正场、兴仁；1934年后，为老四区公所所在地，地理形势比较重要。

1938年7月15日，侵占南通城的日军经西亭去金沙，镇上居民事先听到消息，逃避一空。住在东桥河南的聋子赵卜昆，逃到河北后街，被日军发现，惨死在刺刀之下；姚哑巴躲避不及，被戳死在东桥北边。日军还开枪射击逃跑的百姓，李祥华等人中弹丧命。在东街头外一里处，日军用刺刀戳死毛川老人，并开枪打死河西攀在树上瞭望的一个农民。

1940年1月，由金沙前来西亭窜扰的日军，在镇上蒋达家抓去单仲次等人。单被抓到金沙，各受酷刑，始终坚强不屈。1月31日，日军将他带到东五里庙，连刺五刀，单壮烈牺牲。

1943年夏天，日军侵占西亭，经常向四乡骚扰，捕杀我干部和群众。西亭一带人民惨遭浩劫。

1943年11月，日军抓我西亭北乡联防队长赵金龙不成，放火烧掉他家三间房子，还抓去他的母亲；由于汉奸陆树人告密，共产党员曹作宾被日军用刺刀乱戳而牺牲。当年冬天的

一个夜晚，一队日伪军住宿野狗墩十八总港梢翟姓园上，临走时，从翟姓园上放火起，沿路见房子就烧，四总多田，二十余家几十间房屋全被烧光，还打死一个农民；另外，一起从西亭下乡的日伪军在超妙乡于家坝顾锦惠家过宿；次日清早过王家桥时，打死农民于福。

1944年旧历正月，我超妙乡民兵排长戴明辉被捕，受尽酷刑。日军没能从他嘴里得到什么，便将他带到草庙子，诡称如果当地百姓来保，便可释放。百姓被骗纷纷前来，结果日军却将戴绑在场边的一棵树干上，连打三枪，当众枪杀。

同年古历三月二十三日，我捷南乡保长张世达被日军抓到西亭，严刑逼供，要张交出区长杨明和财粮主任刘雄先。张被打、被烧，皮开肉绽，始终坚不吐实。后来日军调防，伪乡长胡劲寒乘机勒索伪币四万元（张卖掉250斤土纱），才将张放回。我生生乡保长顾宝金，被日军押在西亭吊在梁上拷打，右手受伤溃烂可以见到骨头。后来家里卖掉田，用了十二担皮花才将人赎出来。

同年古历八月初二，我民兵王自求被日军枪杀于街东李万春宅前；我筹办农抗会的羌海如因被日军严刑拷打伤重而死。古历九月十六，我作场乡乡队长兼指导员徐鸿光和民兵穆炳在日军袭击中被捕，英勇就义。

日军在西亭一带的暴行是罄竹难书的。令人发指的是镇上有个产妇，生产还没满月，竟被两个日军轮奸，造成终身残疾。

日本侵略者疯狂地杀人放火，激起老四区人民的同仇敌忾，最后，它终于失败了。人民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因此，也更加珍惜与热爱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

日本侵略者在兴仁镇的烧杀

朱章民

兴仁镇是位于南通城东十二华里的一个小集镇。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这里常常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骚扰，人民苦不堪言。兴仁人民损失最惨重的有两次：一次是被残杀二十六人，另一次是被烧毁房屋二十多间，至今创痛犹深。

1938年8月1日(农历前七月初六)，日本侵略者由南通城向兴仁窜犯。镇上老百姓听到消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远走高飞，纷纷到镇东北的乡间去躲避；行动迟缓的老年人奔逃不及，只得提心吊胆地呆在家里。那时，镇西毛家桥驻有“通挥”八中队的一个班，本来准备拦击侵略者，后来听说日军人数众多，考虑到寡不敌众，便向北撤退了。日军原先企图打游击队，结果扑了个空，顿时恼羞成怒，见人便杀，可怜那些无辜的老人在日军刺刀下丧命。这次被杀的有张凤山、张老四、葛福奶奶、成宏寿父子等共二十六人。日军撤离以后，躲在乡间的居民回到家里，见亲人被杀，血流满地，都嚎啕痛哭。整个兴仁镇惨不忍闻。这真是一场空前浩劫！

同年12月的一天，侵略者又来兴仁骚扰。发现兴仁小学楼房里地上堆有稻草，认为这是游击队的驻地，便纵火烧毁楼房。那时风力较强，火借风威，立即熊熊燃烧起来。顷刻之间，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备齐全的一所完小的十多间房屋顿时成为废墟。同时，一部分日军还在北街烧掉居民的七、八间房屋，使这些居民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日本侵略者在兴仁镇的烧杀，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日机轰炸石港镇

吴仅唐

记得是1939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土山魁星楼上发出了空袭警报，钟声短促而紧急，连敲不停。镇上的人听到钟声，纷纷从屋里跑出来，寻找安全的地方隐蔽下来。果然，钟声过后，一架日机由南边飞临石港上空。当时，人们憋得连气都不敢透，唯恐被日机发现目标而丢炸弹或扫机关枪。万分侥幸，这次日机仅是过境，继续向北飞去。解除警报响了，人们的心情也象钟声那样缓和下来。谁想到刚刚回到屋里，日机又重新折回。这回连发空袭警报也来不及了。日机飞得很低，由北向南俯冲投弹，机翼上的红膏药旗标志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时间，炸弹的爆炸声如连珠炮不绝，震得天动地摇，内心颤抖。日机从北向南一连投了十多颗炸弹，以后便向南飞走了。活着的人们都庆幸自己没有在这次空袭中送掉性命，但又为亲戚朋友担心，纷纷去了解空袭后造成的惨象。

我家住在五隆街，也在这次日机投弹的一线上。从西二川门一线朝南，至南后街巫家园田，被炸十一处，很多房屋倒塌，死伤累累。

位于西大街二川门东侧的“天寿堂”药店的栈房被炸，房屋受损，装药的坛坛罐罐被炸得七零八落，所幸没有伤亡。

二川门南面的华严庵，落下炸弹一颗，一个叫巫九的被炸死，血肉模糊。

五隆街颜家巷口颜二家被炸。房屋倒塌，颜二幸免于难。

一弹落在五隆街陈志摩家。陈志摩因年老躲在床上，被炸得分成数段，头也飞落在邻居义源福酒店中。

西河边接官亭朱济舟家落下一弹，将敞厅炸毁。

西水关桥畔，一颗炸弹炸死渔船上渔民四人，渔船被炸成碎片，浮于水面。

西水关桥南丁松家落下一颗炸弹，炸死了松老夫妇两口，以及他的儿子丁文俊和媳妇，媳妇有孕，可怜未出世的胎儿也死于非命，应该是五条人命。

南船帮“源隆”栈房前面，一颗炸弹将千面船炸翻，附近的河水都变成白色。

丁家牌坊东边冯裁缝家落下一弹，冯裁缝被炸身亡。

巫家园田北边，张四矮子家被炸，张四矮子和他的儿子张元，还有重孙张丹，以及王金标，共四人被炸死。

较南的黄豆田里落下一弹，炸成车棚大一个泥坑。

在这次空袭中，近三十间房屋被炸毁，十五人被炸死，伤者不算：造成一起空袭大惨案。

日机为什么轰炸石港镇。事后才知道，是一个名叫沙桐的汉奸向侵占南通城的日军提供情报，说是常备十旅张能忍部屯兵石港镇，旅部设在西大街。石港镇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驻军。因而，侵略者在战场上捞不到便宜，便派飞机前来轰炸了。然而，它没能炸到一兵一卒，却对和平居民滥施轰炸，造成一大惨案。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令人发指！我们石港人民，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

石西“二十三个半”惨案

戴 礼

1943年11月，盘踞在石港的日军元冲中队曾在石西乡双坝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十三个半”惨案。说是“二十三个半”，因为其中有个孕妇，在母腹中的胎儿也死于非命。

双坝头离石港西街头只有二、三里，当时属石西村第五保。1943年农历10月29日，保长陈长银的父亲三周年，陈长银请了朱观音堂的十几个和尚做斋事，前来应酬的人也不少。这给敌特钻了空子。前一天，住在陈家附近的张连生和妻子素姑娘伙同绰号叫“王四风箱”的坏蛋徐国安，到石港镇密报了汉奸徐老虎（原名徐国泰），徐老虎又加油添醋地报告了敌伪头目，说什么“斋主家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送纸的亲友是新四军干部，将在那里开会”。这一来，当然成了重要情报。当天夜里，四十几个日军加上一百多伪军，带着三十几只船、兵分两路出发了，由徐老虎为日军带路。夜里十点多钟，进入警戒线，捉了站岗放哨、喝多了酒的民兵陈川、陈泉、季二，扑向陈家。陈家园是朝南、朝东辄头弯五间草屋，东山头和东厢屋北山头之间的巷子是唯一的出入通道，西基前面有条横沟。如若封锁了东北角的通道，那就进退困难了。伪军已经埋伏在横沟南坎上，摆下了袋形包围圈。和尚正在高台上做法事，日军由东北角的通道钻进来了，道场突然变成了战场。区通讯员芦福生急中生智，拎起一张条凳打碎了汽油灯。基于民兵队长吴学道乘机向西南角迅跑，装做伪军口气吼道：“妈的！老子是家里人！”他一拳打昏了拦路的日军，带领十多个人冲出了包围圈。汉奸徐老虎

一把抓住了芦福生，大喊：“这就是新四军！”老芦寡不敌众，与四十多人被日军用草绳捆住。东厢屋里的军属贫农韩长生，见日军忙着抄家抢掠，他便悄悄地跑过去将芦福生身上的绳结解开，被捆绑的四十多人也挣断了绳圈。说时迟，那时快，芦福生以闪电的速度跳过一张桌子，跃过牛洼潭，向西南角猛冲，越过了伪军伏击圈。十六岁的民兵小鬼何邵云，乘敌寇注意西南角之机，巧妙地冲向东北角，脱离了虎口。日军见抓到的人又跑了，恼羞成怒，抢光了陈家的粮食，放火烧房。当场被抓五十多人，经过软磨硬斗，最后只抓走十四个人，被押到石港据点。相隔十天，冬月初九深夜十点多，由被捕的原民兵中队长、叛徒孙维和带路，又在这一带领敌伪挨户搜索，抓走了八人。

冬月十八日早晨，天色阴沉。日军在镇上拉了十几个民伕，逼迫他们在土山河北田里挖了一个大坑。第二天，镇上戒严，断绝交通。九点多钟，日军强行拉来一批镇上居民站在土山脚下，将两次在石西乡抓到的二十三人，用木杠分别渡到河北，押着他们走向土坑旁。日军还从附近的王连子家拿来两只新鲜篮，放在土坑旁边。王连子的十三岁的儿子王锡清躲在屋里，透过墙缝向外望去，土坑距他只有二十多米，土坑旁的情况他看得清清楚楚，这批人共二十三个，其中一个怀孕的妇女。一个鬼子拔出马刀，嚎叫着向人砍去，刀飞头落，鲜血喷溅，惨不忍睹。鬼子用刀强迫着第二个人把滚落坑里的人头拾上来放到鲜篮里，把尸体扔进土坑。然后又举起刀，向第二个人砍去，第二个人又倒下了，第三个，第四个，最后轮到那个妇女，她就是怀孕七个月的时文姑娘。她冲着持刀的鬼子，高声骂道：“你们这班狗强盗，杀死了我的丈夫(时锦儿)，我跟你们拚了！”她正要上前夺